明通鑑

明通鑑卷四十

江西永甯知縣富塗夏燮編輯

紀四十 起昭陽大淵獻盡旃蒙赤奮若凡三年

孝宗敬皇帝

弘治十六年春正月癸酉享太廟以疾遣官行禮　是月雲南宣撫司思祿入貢莅歸木邦侵地攷異孟養請降在十四年五月此據其入貢分書之明書亦系之是年正月三編蓋牽連莅記耳　二月辛丑上疾愈始視朝戊申大祀南郊改卜也攷異三編目云帝有疾自正月己巳朔至是月辛丑始視朝乃改卜于十一日戊申今從之　將郊賜大學士劉健等三人各蟒衣一襲閣臣賜蟒自健等始　是月以會典成加

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謝遷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副總裁吳寬王鏊以下皆陞賞有差　勅取河南牡丹三十本巡撫都御史孫需諫命已之　三月癸巳免山西被灾稅糧　夏四月辛亥敕宣大嚴邊備　乙丑錄囚　是月南京國子祭酒章懋服闋復固辭不允乃之任六館士人人自以爲得師時謝鐸在北論者以爲李時勉陳敬宗後至此始再見云　五月戊子以雲南灾變勅兩京羣臣修省竝遣南京刑部侍郎樊瑩巡視雲貴察官吏問民疾苦

先是雲南晝晦之異值景東大疫又隴川宣撫司雨雪如手掌盡殺禾稼宜良地屢震暴風曲靖大火數發貴州亦多災異上以災變非常皆出官不得人以致小民含怨上干天和特命瑩視之瑩至劾滇巡官贓文武不職者千七百人廉知景東之變由指揮吳勇侵官帑以災異可倖寬政因雲霧晦冥虛張其事即奏劾勇非巡行所部修城池厲兵馬振貧窮撫流散威惠大行初瑩巡按雲南甚有聲諸蠻慴服至是有訴土官奪其牛者瑩還其牒諭土官歸其牛他土官聚兵仇殺瑩聞曰吾在賊敢爾耶果爾當擣其巢覆其族土官聞之懼各斂

兵還明年召還擢南京刑部尚書　瑩之巡視雲南也
戸部員外郎席書上疏言灾異係朝廷不係雲南如人
元氣內損然後瘡瘍發四肢朝廷元氣也雲南四肢也
豈可舍致毒之源專治四肢之末今內府供應數倍往
年冗食官數千投充校尉數萬齋醮寺觀無停日織造
頻煩賞賚踰度皇親奪民田宦官增遣不已大獄據招
詞不敢辯刑官亦不敢伸大臣賢者未起用小臣言事
謫者未復文武官傳陞名器大濫災異之警偶泄雲南
欲以遠方外吏當之此何理也漢遣八使巡行天下張
綱獨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今樊瑩職巡察不能劾戚

曉大臣獨考黜雲南官吏舍本而治末乞陛下以臣所言弊政一切釐革他大害當袪大政當舉者悉令所司條奏而興革之時不能用　六月減蘇杭織造三分之一先是上納諸大臣言召還織造中官中官鄧瑢以請又許之工部尚書曾鑑極言之乃有是命　吏部尚書馬文升以考滿晉少師兼太子太師　是夏京師大旱兵部尚書劉大夏引咎乞致仕不許　秋七月辛卯歲星晝見壬辰太白晝見　是月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討瓊州黎賊平之符南蛇在海南聚衆數萬勢益熾蕃請益兵進攻破賊巢千二百餘所斬符南蛇瓊州遂平

會歸善南海諸賊方蜂起耆移師討之遂平歸善劇賊古三仔唐大鬚等　八月上念故贈侍講學士劉球之忠詔有司訪其曾孫祠錄爲通政司知事〔考異〕錄劉球裔明史本傳不載三編据實錄系于是年之八月今從之　九月丁丑振兩畿浙江山東河南湖廣被災軍民分遣都御史王璟巡視浙江副使汪舜民于淮揚僉事閻璽于廬鳳舜民前副都御史奎之從子也其北直隸山東河南湖廣被災州郡皆敕有司如例振之又以廬鳳二府滁和二州災尤甚發南京戸部兌餘米給振時韓文爲南京兵部尙書以米價翔踊請預發軍餉三月戸部難之文曰救荒如救焚有罪

吾自當之乃發廩十六萬石米價爲平璟至浙陳荒政十事奏減杭嘉湖甯紹台六府稅省杭湖糧三十餘萬石活饑民四十餘萬人彝良用便宜發粟活饑民百二十萬人流民復業者八千餘戶璽亦多所全活云　詔淸理鹽法初奸商投外戚張鶴齡乞以長蘆舊引十七萬兌追鹽課每引納銀五分別用價買各場餘鹽如其數聽鬻販上許之自後奸民援例乞兩淮舊引至百六十萬自此鹽法大壞奸人橫行江湖官司莫能禁也一日上召見閣臣劉健等于便殿論及理財李東陽因極言鹽法之壞由陳乞者衆劉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

駙馬都尉歐陽倫以私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倫事誰敢爲陛下言者上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乃命戶部發議鹽法利弊以聞是時上在位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面議而健等三人竭誠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多不納每進見上輙屏左右有從屏後竊聽者但聞上數數稱善攷異明史本紀不具明史稿系之是月丁丑三編明鑑皆書于九月今據之　壬午崇明海溢　是月桃李華　進建昌伯張延齡爲侯　冬十月丙午錄囚

十一月甲戌罷營造器物及明年上元燈火是時工部尚書曾鑑言諸省方用兵且水旱多盜賊乞罷諸營繕

及明年煙火龍虎山上清宮工作報從遂有是命　是月免南畿被災秋糧　十二月丙午免淮揚浙江所辦物料

十七年春正月辛未復振應天饑上恐閭閻等分振未周專敕南京工部侍郎高銓振之銓陳荒政八事報可

甲戌大祀南郊　壬午嚴誣告之禁　是月考察京官都御史戴珊廉介不苟合給事中吳蕣王蓋自疑見黜連疏詆吏部尚書馬文升並言珊縱妻子納賄珊等乞罷上慰留之御史馮允中等言文升珊歷事累朝清德素著不可因浮詞廢計典乃下蕣蓋詔獄命文升珊

卹舉察事珊等言兩人逆計當黜故先劾臣等今黜之彼必曰是挾私也苟避不黜則負委任而使詐譎者得志上命上兩人事蹟皆黜之已劉健等因召對力言蓋罪輕宜調用時上方嚮用文升珊卒不納　以道士崔志端爲禮部尚書志端李廣之黨也習步虛聲音吐洪暢成化中傳奉陞官至太常少卿久之進卿至是驟擢尚書仍掌寺事言官以志端羽流不宜清秩抗疏力爭上曰先朝有之既擢用矣不聽　二月戊戌太白晝見

丙午截留漕糧振鳳陽諸府饑民從應天巡撫張縉之請也凡發米十五萬五千石縉請期以三年償之于

官上曰民困甚矣今既振之毋令償也　己未申讖緯妖書之禁　庚申免浙江被災稅糧　是月詔建延壽塔于朝陽門外除道士杜永祺等五人爲眞人大學士劉健等力諫得寢（攷異建延壽塔輯覽載之十六年二月三編删之今證之健傳特書十七年二月今據列傳）　詔每歲官錄重囚毋限一日故事會官錄囚率以一日吿竣兵科給事中潘鐸言審錄數多一日不能詳定恐致冤濫太宗皇帝時刑部上大辟三百餘人諭各官再訊遲十日不爲害祖宗好生之仁萬世所當遵也從之　復以災詔減光祿寺供奉十之二諭曰歲饑民貧朕實痛焉其務節約毋濫費尋有是詔時尚

書劉大夏亦以各省被灾乞命撫按官蠲減租役專務生養上命事當興革者所司具實以聞大夏乃會廷臣條上十六事皆權倖所不便者相與力尼之上不能決下廷臣再議大夏等言事屬外廷悉蒙允行稍涉權貴復令察核臣等至愚莫知所以久之乃得旨傳奉官疏名以請幼匠廚役減月米三斗增設中官司禮監歲奏四衛勇士御馬監具數以聞餘悉如議制下舉朝歡悅

考異大夏陳興革事諸書或系之十五年或系之十六年證之明史本傳特書十七年二月三編亦類記之減光祿寺供奉目中本紀則但書二月甲寅減供用物料而已今並系之二月下

土爾番阿哈穆特死即阿黑麻譯見前先是哈密部下阿爾保喇等即阿李刺譯見

前以怨善巴故陰搆土爾番迎阿哈穆特幼子展特穆爾舊作真帖木兒主哈密善巴懼挈家走苦峪時恩克保喇舊作奄克孛剌舍音和珊舊譯見前俱在肅州邊臣以二人為番衆所服令還輔善巴與百戶董傑偕行傑有膽畧既抵哈密阿爾保喇與其黨五人約夜以兵來刼傑知之與恩克保喇等謀召阿爾保喇等計事立斬之其下遂不敢叛乃令善巴還復主哈密展特穆爾還土爾番而展特穆爾之母即哈商女也土爾番與哈商結婚誘殺事見元年聞其父阿哈穆特已死兄莽蘇爾舊作滿速兒嗣與諸弟相仇殺懼不敢歸願依外家邊臣慮其與善巴隙居之甘州欲興事具明史哈密傳特

三月壬戌太皇太后周氏崩

書是年春諸書皆系之

是年之二月今從之

上尊謚曰孝肅睿皇后癸未定祔廟制初慈懿錢太后崩雖合葬裕陵而異隧距英宗元堂數丈許室之虛右壙以待隧獨通至是上御便殿出裕陵圖示閣臣劉健等曰陵有二隧一窒一通皆先朝内臣所爲未合禮昨見成化時彭時商輅等章奏先朝大臣忠厚爲國如此先帝亦甚不得已耳因與健等議欲通隧欽天監奏恐動地脉乃止復詢祔廟禮健等言漢以前一帝一后祔二后自唐始祔三后自宋始屢時定議慈懿太皇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用唐宋故事上曰事須師

古末世不足效祖宗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是變禮自朕始也乃援孝穆紀太后別祭奉慈殿爲言下廷臣議禮部尚書吳寬言曾頒闕宫春秋考仲子之宫皆别廟于是英國公張懋等援春秋考仲子之宫胡安國傳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所以此觀之廟無二配而周禮有祀先妣之文疏云姜嫄也唐宋推尊太后不配食者皆别立廟祀之亦得閟宫之義宜倣故事于奉先殿外建廟奉祀爲宜上然之將建廟欽天監奏年月不宜姑議暫祀太皇太后于奉慈殿正中徙孝穆居左終明世皆用其制　夏四月己酉葬孝肅皇后于裕陵

丁巳振淮安火災　閏月辛酉闕里文廟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東陽自曲阜還上疏曰臣奉使遄行適過亢旱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輓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至于此北地皆窮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變之生恐不可測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況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路皆言冗食太眾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供役

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甯死不赴勢家鉅族田連郡
縣猶請乞不已親王之藩供億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
託名皇親僕從每於關津都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
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商賈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
內官縱羣小掊擊閘河官吏莫不奔駭鬻販窮民所在
騷然此又臣所目擊者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
郡縣之情廊堂不得而知也廊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
知也始於容隱成于壅蔽容隱之端甚小壅蔽之禍甚
深臣在山東伏闓陛下以災異屢見敕羣臣盡言無諱
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廷貴戚者動爲掣肘

累歲經時俱見遏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爲虛文乞取從前內外條奏詳加採擇斷在必行上嘉歎悉付所司

庚午免山東被灾稅糧　乙亥以四方灾異勅羣臣修省先是給事中楊褫言兩畿河南山東自春徂夏不雨黃河以北窮民晝刼淮揚嘉湖頻報灾荒乞敕百官修省從之庚辰諭曰庶政滋弊害及軍民上干和氣朕甚軫焉令所司詳議以聞時外戚近倖多干恩澤上深知其害故慨然欲振之至是尚書劉大夏應詔復陳數事首以爲言上嘉納之　己丑錄囚　五月壬辰罷南京蘇杭織造中官從尚書劉大夏之請也先是以會鑑言

僅罷三分之一至是大夏請悉罷召中官還令填巡官領之　是月戶部尚書佀鍾致仕鍾以忤權倖東廠偵事者發其子瑞受金事鍾屢疏乞休命馳驛歸以秦紘爲戶部尚書代之　六月癸亥太白晝見是日京畿雨雪〔攷異明史五行志上文是年二月書鄖陽均州雨雪下文書六月癸亥雨雪其下文不書地卽京師也三編亦據實錄書六月雨雪目云是月四日癸亥也今據書之〕　乙亥更定兩京考察制故事方面官三年朝覲一考察兩京堂上官不與至五品以下十年始一行居官率九載年勞轉遷或服除改補多不及期給事中許天錫請京官六年一考察大僚令自陳簡去之又以內官亢濫並請考察以定去留

其畧言祖宗御內官恩不泛施法不輕貸內府二十四監局及在外管事者竝有常員近年諸監局掌印僉事多至三四十人他管事無數留都亦然憑陵者暴驁蝕民膏第宅連雲田盧徧野膏粱厭于輿臺文繡被乎狗馬凡此之類皆足召災乞敕司禮監會內閣嚴行考察此後或三年五年一行永爲定制上善其言于是令兩京四品以上竝自陳聽命五品以下六年考察遂著爲令而內官考察事格不行　辛巳召閣臣劉健李東陽于煖閣議邊務以和碩諸部謀犯大同也先是韃靼諸部上書請貢許之竟不至時入大同殺掠墩軍都指揮

鄭瑀禦之會游擊將軍衛勇副總兵官黃鎮與都指揮
尉景李敬等分護官軍番上者事竣還值初碩擁衆數
百與瑀戰于焦山衛勇等合兵援之寇衆五千餘忽集
持長矛四面圍擊追暮復益騎萬餘官軍殊死戰凡十
數合殺傷相當瑀戰久力屈猶手刃數人而死敵就前
支解之事聞上召閣臣諭曰敵軍我赤子被殺如此即
日遣京軍一萬征之健言京軍恐未可動東陽曰近韃
靼與朶顏相結潮河以北古北口甚可慮若彼聲東擊
西而我兵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遂罷議而中官苗逵
力勸出師上爲之動越三日癸未大同敗問至復召兵

部尚書劉大夏于便殿問曰卿在廣聞苗逵擣巢功乎對曰臣聞之俘婦稚十數耳賴朝廷威德全師以歸不然未可知也上默然良久問曰我太宗頻出塞今何不可對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當時淇國公小違節制舉數十萬之衆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時都御史戴珊同召亦從旁贊決上遽曰微卿曹朕幾誤由是不果出考異據明史本紀召劉健李東陽在是月辛巳而嶽軍敗問越三日癸未至似閣臣召見不止一次然據明史劉大夏傳則大夏召見在召閣臣之第三日今據明史本紀書之而補出召見大夏于癸未之下上之召大夏也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稅斂有常何朔

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粤東西歲取香藥
木材固以萬計它可知矣又問天下軍若何對曰窮與
民等上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尅
且過半安得不窮上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
民困何以爲人主先是大夏陳兵政十害且乞致仕上
不許令詳具弊端宜革者以聞于是大夏舉南北軍轉
漕番上之苦及邊軍困敝邊將侵尅之狀極言之至是
召對畧如前乃下詔嚴禁上察知大夏方嚴練事數召
見咨決同時惟都御史戴珊以材見每有宣召或專及
大夏或兼及珊諸大臣不能與也上嘗諭大夏曰臨事

輒思召卿慮越職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頓首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矣揭帖滋弊不可爲後世法上稱善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亦難太急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矣

考異明史稱書劉大夏召對于宏治十六年之五月乙未且云自後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都御史戴珊數召見今攷孝宗自十三年以後屢召閣臣固不始于十六年而文升大夏戴珊之召明史本傳所載皆十七年事又据大夏本傳論民窮財盡及問苗達廣東事特書于十七年六月蓋即在六月辛巳召對閣臣之後所謂越三日者是也輒覽明鑑書之十六年五月者蓋沿史稿之誤重修三編如据實錄改正今從之惟明史本紀十七年但書馬文升戴珊召對事而遺却大夏亦一疏漏也今召對人名年月皆据三編削識其異于此

甲申江西廬山鳴如雷次日

大風雨平地水丈餘星子德安二縣人溺死者無算攷異

三編系廬山鳴于六月據明史五行志在甲申今據書之

秋七月癸巳命工部侍郎李鐩大理少卿吳一貫通政司參議叢蘭分道經畧邊務甲午左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參議熊偉分理邊餉以京營不出故也　八月戊辰命天下撫按三司官奏軍民利病士民建言可採者所司以聞　甲申免南畿被災夏稅　丁亥召吏部尚書馬文升都御史戴珊于煖閣諭以明年考察務訪實蹟秉公黜陟又以文升年高重聽再呼告之命左右掖之下階始文升為都御史王恕在吏部兩人皆以正直任天下事恕去人望

皆歸文升迨爲吏部年已八十修髯長眉遇事侃侃不少衰　是月復召劉大夏論軍務上欲宿兵近地爲左右輔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爲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爲東衛從之先是大夏嘗承問言四方鎮守中官之害上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不能敵一鎮守其煩費可知上曰然祖宗來設此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用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大夏每被召跪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輒引避嘗對久憊不能興呼司禮太監李榮掖之出榮等陽修好于大夏

而監衙之至是因請設東西衛中官監京營者盡失兵
柄萋語宮門上以語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
不利失兵耳由是間不得行

明鑑曰中官監織造苛擾貪黷其弊百出孝宗以劉
大夏之言罷之可謂能斷矣然既知中官之不可監
織造甯不知其不可爲填守者而猶以祖制爲詞鐵
牌之禁獨非祖制乎夫昏椓之倫其性皆全于陰其
才則狡險而已其志則富貴而已而乃以廉望之是
以望君子者望小人也若麥秀之在浙鄧原之在閩
千百中不一二且度亦不過彼善于此耳何若專任

蠹吏之爲得乎使大夏更力陳之孝宗未必不從其議何乃一聞擇廉之語輙爲頓首稱善此三編御批所以深爲大夏惜也

九月庚寅錄囚諭法司不得任情偏執致淹獄囚　甲寅命太常少卿孫交經畧宣大邊務　丁巳御煖閣召輔臣劉健等曰諸邊首功巡按御史察勘動淹歲年非所以示勸自今奏報以遠近立限違者詰治　經筵進講太監李榮等有以觸忌爲言者上聞之諭輔臣曰講書須要明白直言不諱可傳語諸講官不必顧忌是時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觀望規諫不

聞故特示之俾知上意所嚮云考異明史本紀書于是月丁巳下據憲章錄所載則以李榮冰說講章內有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對上語上微笑後恐諸講官因此顧忌乃特宣示並書于是月之晦日王圻續文獻通考亦云九月三十日正丁巳也今據本紀參憲章錄書之

是月復設起居注初洪武間設起居注後廢至是太僕少卿儲巏言古者史官記言記動典至重也臣見陛下宣召羣臣多係帷幄造膝之言近臣不得與聞史官莫由紀錄失今不圖恐歲月稍遠傳聞各異無以究其始末乞敕廷臣曾蒙召問者備錄呈覽宣付史館庶幾聖君言動舉無所遺羣臣論說亦以附見報可　冬十月戶部尚書秦紘聞召以年老連章力辭乞致仕賜敕乘傳歸明

年九月卒年八十贈少保謚襄毅紘廉介絕俗妻孥菜羹麥飯常不飽性剛果勇于除害不自顧慮其督兩廣威望尤著時以爲偉人　十一月戊子罷雲南銀場上初即位減雲南銀課二萬兩十三年巡撫李士實言雲南九銀場四場礦脈久絕乞免其課報可及是從巡撫陳金言竟罷之　辛卯寇入莊浪　是月遣大理寺少卿吳一貫先是泰甯衛部十餘騎射傷海西貢使故都指揮僉事張斌以罪廢孫天祥入粟得祖官斌欲冒功起廢使天祥出關掩殺他衛三十八人指爲射貢使者巡撫張鼐奏提巡按御史王獻臣疑之方移牒駁勘會

指揮張茂及子欽與天祥有郤詐爲前屯衛文書呈獻臣具言天祥掩殺狀獻臣以聞未報而獻臣嘗令步卒導從遊山爲東廠所發被徵以余濂代上命一貫偕錦衣指揮楊玉會濂勘之盡得其實論斌等死天祥斃于獄天祥叔父洪屢訟冤上密令東廠廉其事還奏所勘皆誣上信之欲盡反前獄出東廠揭帖示閣臣命盡逮一貫等會訊闕下劉健言東廠揭帖不可行于外旣退復爭之上再召見責健等健對曰獄經法司讞皆公卿士大夫言足信上曰法司斷獄不當身且不保言足信乎謝遷曰事當從衆若一二人言安可信健等又言衆

證不可悉逮上曰此大獄逮千人何恤苟功罪不明邊
臣孰肯效力者健等再四執爭見上聲色厲終不敢深
言東廠非一貫等既至上御午門親鞫之欲抵一貫死
閔珪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上不允珪執如初上
怒命更擬珪終以原擬上謫一貫嵩明州同知獻臣前
已貶上杭丞再貶廣東驛丞滌雲南布政司照磨茂父
子論死而貸免洪得論功上厲精圖治委任大臣中官
勢稍絀惟天祥及滿倉兒事皆發自東廠廷議猶爲所
撓云　召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爲戶部尚書　十二月
庚午申閉糴之禁　己卯寇犯靈州　甲申免湖廣被

灾秋糧　是月戶部覈奏天下戶口之數戶凡一千五十萬八千九百三十有五口凡六千一十萬五千八百三十有五　是冬以南京鴻臚卿王瑺爲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時以莊田故遣緹騎逮民二萬餘人畿輔騷動瑺抗疏切諫尚書韓文等在內力持之會莊內臣稍得召還　是歲兩廣總督潘蕃請討思恩土官岑濬與岑猛相讐殺不已前制撫屢撫不服蕃平瓊州之亂奏請移兵勦之廷議未決而濬復掠上林武緣諸縣死者不可勝計又攻破田州猛僅以身免掠其家屬五十餘人聞于朝兵部乃議調兩廣及湖廣兵合勦之

十八年春正月己丑小王子諸部闌靈州入花馬池遂掠韋州環縣自秦紘召還尋致仕遂虛制府不命官塡巡官無統攝邊備遂疏至是寇復分道入詔戶部侍郎顧佐往理陝西軍餉　乙未大祀南郊　甲辰小王子復陷甯夏淸水營上曰淸水營堡乃西陲要害寇直入焚掠邊弛甚矣其令巡按御史閱實以聞尋寇以攻靈州不克散掠內地指揮仇鉞邀其歸路與總兵官李祥擊走之　是月考察京外官一日上御便殿劉大夏戴珊同侍上曰時當述職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者雖日見客何害因袖出白金賚之曰少佐爾廉且囑勿廷謝

恐爲他人忌也珊以老疾乞骸骨優詔勉留已大夏燕見復爲珊請上曰彼爲卿言耶主人留客堅客且爲強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朕以天下事付卿輩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歸大夏出以告珊珊泣曰臣死是官矣爲以新君嗣位不忍言去力疾視事疾作遂卒考異諸書皆系之十六十七兩年今證之本傳言遊晚年且是年方嚴考察故有時當述職諸臣閉門之語其爲是年之正月無疑也傳中敘其卒卽在本年證之七卿表蓋十二月也

二月戊辰御奉天門諭戶兵工三部曰方今生齒日繁而戶口軍伍日就耗損此皆官司撫恤無方因仍苟且所致其悉議弊政以聞于是戶部尚書韓文等上言耗損之故有二

有因災傷歛重逼迫逃移者有因懼充軍匠諸役賄里長匿報者若不加招撫之恩嚴稽查之法則逃移者永無復業之望匿報者別無淸理之術如荊襄流民尤多宜簡命大臣一人往理其它各行省敕撫按等官招撫復業若逃避軍匠等役許首報更正違者罪之自後歲一稽覈仍令有司輕徭薄征以寬恤之上從其議三編

質實引王世貞弇山堂別集言國家戶口登耗有絶不可信者如宏治十七年口至六千十萬五千八百三十五十八年戶至一千二百九十七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而正德元年戶僅九百一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三頓減三百八十二萬一千二百一口僅四千六百八十萬二千五十八減一千三百三十萬三千七百八十五自是而劉六等亂中原藍鄢等亂楚蜀江廣無處不被兵而八年以後口却增至六千三百三十餘萬然則有司之造冊

與戶科戶部之、稽查皆見戲耳　是月上御經筵學士張元禎請講太極圖西銘等書上覽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元禎家居閱二十年中外交薦不赴宏治初召修憲宗實錄累遷至學士充經筵日講官上頗向用元禎體清癯長不踰中人每日講上特設低几聽之至是欲大用不果

三月癸卯賜顧鼎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下戶部主事李夢陽于錦衣衛獄時上優禮外家皇后弟壽寧侯張鶴齡建昌侯延齡並驕縱多犯法夢陽上書陳二病一曰元氣之病謂士氣日衰也一曰腹心之病謂內官日横也又陳三害一曰兵害二曰民害三曰

壯場饑民之害又陳六漸一曰匱之漸二曰盜之漸三曰壞名器之漸四曰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蠱惑之漸六曰貴戚驕侈之漸累數千言而末言貴戚則專斥張鶴齡招納無賴罔利賊民勢如翼虎鶴齡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張氏語誣夢陽訕母后罪當斬后母金夫人復訴于上前上不得已下之獄已問劉健曰夢陽言事何若健曰小臣狂妄謝遷曰赤心爲國耳上頷之踰月卽降中旨宥出僅奪俸三月金夫人愬不已上不聽左右知上護夢陽請無重罪而予杖以泄金夫人憤亦不許未幾劉大夏召見于便殿謂曰若輩欲以杖斃[illegible]陽耳

朕肯殺直臣快左右心乎他日上遊南宮鶴齡兄弟入侍酒半皇后及金夫人起更衣上出游覽獨召鶴齡語左右莫聞也惟遙見鶴齡免冠首觸地自是稍斂迹〔考異〕據三編夢陽下獄在三月其上疏在二月出獄在四月皆見空同集今類記于三月下其游南宮一事亦見慶陽祕錄中蓋得之光祿卿張璞云云明史未傳及三編俱采入今從之　夏四月戊寅命刑部侍郎何鑑撫輯荊襄流民從戶部尚書韓文之請也鑑周歷河南湖廣陝西連界閱實戶口得戶二十三萬五千有奇口七十三萬九千有奇因疏善後十事及軍民利病以聞　甲申上不豫　五月庚寅大漸召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諭曰朕承統十有八年

年三十六歲遘疾殆不能興故召卿輩健等皆慰藉上曰朕自知命也朕守祖宗法度不敢怠荒天下事重煩卿輩又曰東宮年十五矣未選婚可亟令禮部行之皆應曰諾即令司禮太監授遺詔命就榻前書之執健手曰卿輩輔導良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卿等當教之讀書輔導成德越日辛卯召太子諭以法祖用賢午刻帝崩帝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甯民人康阜仁宣而後此其中興之令主歟

明史何喬新等傳贊曰孝宗之爲明賢君有以哉恭

飭自飭而明于任人劉謝諸賢居政府而王恕何喬新彭韶等為七卿長相與維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開元慶曆盛時矣喬新韶雖未竟其用而望著朝野史稱宋仁宗時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孝宗初政亦略似之不然承憲宗之季而欲使政不旁撓財無濫費滋培元氣中外乂安豈易言哉

壬寅太子卽皇帝位以明年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除宏治十六年以前逋賦　戊申小王子犯宣府時寇乘喪大入邀營二十餘里總兵官張俊遣諸將李稽白玉

張雄王鎮穆棠各帥三千人分扼要害俄寇由新開口
毀垣入稽遽前迎敵王雄鎮棠各帥所部拒于虜臺俊
帥三千人赴援道傷足以兵屬都指揮曹泰泰至鹿角
山被圍俊力疾益調兵五千人持三日糧馳解泰圍又
分兵救稽王等皆潰圍出獨雄棠阻山澗援絕死諸軍
大困收兵還寇追之行且戰僅得入萬全右衛城士馬
死亾無算俊及中官劉淸巡撫李進皆徵還御史郭東
山言俊扶病馳援宜令贖罪許之　庚戌命太監苗逵
監督軍務保國公朱暉爲征虜將軍充總兵官右都御
史史琳提督軍務禦寇宣府　辛亥太白經天　六月

庚申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敬皇帝廟號孝宗　秋七月
加大學士劉健左柱國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謝遷
少傅兼太子太傅踰月東陽遷亦加柱國　八月甲寅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癸亥太白晝
見凡六日　朱暉等出師分駐大同宣府會寇轉掠大
同參將陳雄擊斬八十餘級還所掠人口二千七百有
奇虜引去暉以捷聞丙子召暉等還加太保史琳太子
少保琳尋卒暉之奏捷也列有功將士二萬餘人侍郎
閻仲宇大理丞鄧璋往勘所報多不實而中官苗逵力
持之會太監劉瑾用事乃悉如暉請　辛巳歲星晝見

凡三日　京師自六月霪雨至于是月時東宮舊豎劉瑾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八人俱用事謂之八黨亦謂之八虎日導上遊戲由是怠于政事遺詔中當興罷者悉廢格不行大學士劉健等乃上言陛下登極詔出中外歡呼想望太平今兩月矣未聞汰冗員幾何省冗費幾何詔書所載徒爲空文此陰陽所以失調雨暘所以不若也如監局倉庫城門及四方守備內臣增置數倍朝廷養軍匠費鉅萬計僅足供其役使寗可不汰文武臣曠職僨事虛糜廩祿者寗可不黜畫史工匠濫授官職者多至數百人寗可不罷內

承運庫累歲支銀數百餘萬初無文簿司鑰庫貯錢數百萬未知有無甯可不勾校至如放遣先朝宮人縱內苑珍禽奇獸皆新政所當先而陛下恐孝制不行無以慰四海之望上雖温詔答之而左右宦豎日恣增益日益衆每上出帶刀被甲擁駕後內府諸監局僉書多者至百數十人光祿日供驟益數倍健等極陳其弊請勤政講學報聞而已　九月甲午申刻河鼓北斗晝見是日南京及蘇松常鎮淮揚甯七府通和二州同日地震

攷異明史本紀但書甲午南京地震今據五行志

丁酉振陝西饑　以副都御史屠勳爲右都御史　上踐阼未數月漸改先帝之

舊戶科給事中劉茝疏諫曰先帝大漸召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於榻前託以陛下今梓宮未葬德音猶存而政事多乖號令不信張瑜劉文泰方藥弗慎致先帝升遐不即加誅容其奏辨中官劉瑯貽害河南宜拔治僅調之薊州戶部奏汰冗員兵部奏革傳奉疏皆報罷夫先帝留健等輔陛下乃近日批答章奏以恩侵法以私撓公是閣臣不得與聞而左右近習陰有干預矣願遵遺命信老成政無大小悉咨內閣庶事無壅蔽權不假竊報聞　冬十月丙辰小王子帥數萬騎犯固原總兵官曹雄軍隔絕不相聞副都御史楊一淸巡撫陝西時

在平涼率輕騎晝夜行抵雄軍爲之節度多張疑兵脅寇寇移犯隆德一清夜發火礮響應山谷間寇疑大兵至遁出塞　庚午葬孝宗敬皇帝於泰陵　十一月甲申御文華殿日講大學士劉健等請之也　辛丑命太監韋興填守湖廣興自成化末得罪久廢至是夤緣出守科道官言詔革天下填守內官非舊額者墨猶未乾乃復遣興無以示天下信方上之踐阼也劉健等釐諸弊政凡先帝所欲興罷者悉以遺詔行之而四方填守中官易置者多僅撤均州齊元而韋興復夤緣代均州于是兵部尚書劉大夏復議上應撤者二十四人又奏

減皇城京城守視中官皆不納頃之劾上傳奉武臣當汰者六百八十三人報可大漢將軍薛福敬等四十八人亦在汰列於是福敬等故不入侍以激上怒上遽命復之而責兵部對狀欲加罪中官甯瑾頓首曰此先帝遺命陛下列之登極詔書不宜罪上意乃解至是復以興故大夏等再三爭執皆不聽　十二月丙辰長甯伯周彧請加侯封吏部言封爵重典其以恩授者皆出特旨未有如彧之自請者上是之時彧與東光民訟田爲言官所劾尋有是請蓋效尤張氏兄弟也　丁巳詔修孝宗實錄英國公張懋爲監修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

遷爲正總裁吏部侍郎張元禎焦芳爲副總裁元禎以
上嗣位擢居卿貳入東閣專典誥敕然元禎素有名譽
晚而復出館閣諸人悉後輩見其言論意態以爲迂濶
又名位相軋遂騰謗議言官交章劾之元禎七疏乞休
劉健力保持之健去元禎亦卒（攷異修實錄明史本紀不具明書采之是年十二月據武宗實錄爲是月丁巳從之）是月南京御史陸崑疏陳重風紀
八事一曰直言古者臣下不匡其刑墨宋制御史入臺
踰十旬無言有辱臺之罰令郎署建言如李夢陽楊子
器輩當加旌擢而言官考績宜以章疏多寡及當否爲
殿最二復面劾舊制御史上殿被劾者趨出待罪邸唐

入對仗讀彈文道意近率封章奏聞批答未行彌縫先入乞遵舊典面奏立取睿裁三朋淑慝尚書劉大夏王軾以病乞休張元禎陳清屢劾不去賢不肖倒置實治亂消長之關宜勉留二人放還元禎等四嚴命令近者詔劾左右類見留中事出所私輒收成命乞令諸內章奏俱具數送閣已行者備考稽未行者便奏請五養銳氣御史與都御史例得互糾行事不宜牽制六均差遣御史以南北爲限顯分重輕自今除巡按面命外其它差遣及遷轉資格宜均擬上請以示一體七專委任河南道有考覈之責請擇人專任八勵庶官郎中田岩姚

司員外郎李承勛胡世甯等二十人皆宜顯擢章下所司時不能用　禮部尚書張昇條奏四方災異自今年正月至九月天鼓妖星山崩地震霾雨暴風雷火水旱之變凡百三十餘處而南京根本重地地亦震尤變之大者然兆于先帝賓天之前示于陛下踐阼之始天心仁愛伏願陛下清心潔己延訪公卿聽用忠諫屏去邪諛節省濫恩謹修邊備以協人心而回天意疏入下所司議當興革者以聞　是冬小王子諸部入鎮夷所指揮劉經死之　是歲平思恩州先是岑濬攻破田州總督潘蕃奏請調集三廣官土軍十萬八千餘人與總兵

官毛銳太監韋經等分六哨各取道共抵賊砦尋賊分兵阻險我軍緣崖而進瀋勢蹙逃入舊城諸軍圍攻急瀋自縊城中人獻其首前後斬捕四千七百九十級俘男女八百人盡平其地捷聞璽書嘉勞兵部議瀋既伏誅不宜再錄其後而岑猛世濟凶惡亦宜停襲請改思恩田州俱爲流官以雲南知府張鳳平樂知府謝湖俱陞廣西右參政掌思恩田州府事　哈密忠順王善巴卒子巴爾濟舊作拜牙郎襲昏愚失道國內益亂先時土爾番酋莽蘇爾方嗣位桀黠踰于父見哈密不振復有併吞之志

明通鑑卷四十一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四十一 柔兆攝提格盡一年

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

正德元年春正月乙酉享太廟 己丑大祀天地于南郊 甲午大學士劉健等言郊壇廟享內官內使隨從數多今祭太社耕耤田在邇地方窄狹至釋奠大典太學生徒圜橋觀聽尤不可無以肅觀瞻乞查照正統以前舊制定爲名數勿使仍前冗濫上嘉納之 乙未以

山陵甫畢免宴並罷上元燈火　戊戌兵部言陝西守臣各報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寇擁衆數萬毀邊墻散入固原諸處宜勅都御史楊一清隨宜徵調延甯游兵及莊浪土兵相機戰守別遣錦衣千戸一人星馳赴彼偵探實情乃敕千戸屠璋往　是月召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爲左都御史　以巡撫陝西左副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延綏甯夏甘肅等處邊務兼督馬政時一清上言甯夏花馬池與武營直抵高橋二百餘里爲寇入邊門戸近因警報議調延綏遊兵土兵分布防禦而無一人主者以事關各鎮不相統攝彼此牴牾故也宜簡

大臣一人為總制無事則常駐慶陽有警則往環縣韋州諸處居中調度如彼出套即行經畧花馬池一帶庶幾有備無患全陝可安兵部尚書劉大夏即請以一清任之一清遂建議修邊其畧謂陝西各邊延綏據險甯夏甘肅扼河山惟花馬池至靈州地寬延城堡復疎寇毀墻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皆受患成化初甯夏巡撫徐廷璋築邊墻綿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年後邊備疎牆塹日夷宏治之末寇速侵畧以至于今秦紘僅修四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塹七百里不足捍敵臣久官陝西頗悉

形勢寇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既至召援輙後時欲戰則彼不來久持則我師坐老臣以為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今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唐之受降城也夫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甯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宜扼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屬甯夏使河套方千

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因條上墩臺守軍及置衛所增兵備各地勢事宜上可其議大發帑金數十萬使一清築墻未幾而劉瑾搆之僅成要害間四十里之地而止攷異一清請築邊墻本末見明史本傳諸書多系其總制三邊于去年之冬蓋因寇犯固原隆德一清自平涼往援爲疑兵而寇遁遂牽連並記耳證之正德實錄命一清總制三邊在是年正月癸卯惟憲章錄系之正月與明實錄合今據之參本傳書于正月之末

二月壬子御經筵大學士劉健等請之也上自去年冬月後以天寒輟講健等乃以正月復請之始定遣官知經筵同知經筵事至是仍循每月初二日例　乙卯

巡撫保定僉都御史王瑱請革皇莊上之卽位也太監夏綬乞于眞定諸府歲加葦場稅少監傅琢請履畝覈靜海永清隆平諸縣田太監張峻欲稅霸州小河往來客貨詔皆許之又以莊田故遣緹騎逮民曾堂等二百餘人畿南騷動瑱抗疏切諫下廷臣議僉言此千百頃瑣瑣之利恐不足以孝養兩宮宜悉革之通給小民領種有旨令再議于是尙書韓文等覆題謂畿民宜加存恤若謂莊田以奉兩宮不可給散小民則宜移文巡撫官覈實召人佃種畝徵銀三分解部輸內庫進用其管莊內官仍悉召還庶地方得免侵漁之害上曰卿等爲

國爲民意良厚但朕奉順慈闈事非得已管莊各留內官一人校尉十人餘悉召還子粒如擬徵銀不許分毫多取如有仍前生事爲民害者令巡按御史具實以聞大學士劉健等復言皇莊既以進奉兩宮自宜悉委有司不當仍主以私人反失朝廷尊親之意因極言內臣管莊擾民不省致異王睘請革皇莊事見明史本傳系之武宗嗣位之下惟劉健傳特書元年二月證之實錄蓋是月乙卯也請革皇莊始于王睘廷議從之因上令再議韓文始有召佃徵銀之請上復欲留管莊內官一人校尉十人故劉健復有責之有司撤還內官之請實錄所記尤爲明晰今據書之丁已遣官行釋奠禮于先師　乙丑耕耤田　戊辰吏戶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言事爲宦官所撓傳示上意

令閣臣調旨大學士劉健等不奉命別擬以奏上不聽
健等力諫謂奸商壞亂鹽政武臣負罪玩法北征將士
無功授官御用監書篆濫用匪人皆宜痛抑今陛下不
信大臣而信羣小欲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舊制臣等
豈敢苟從所擬四疏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健等
又言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想望太平而朝令
夕更迄無寧日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
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
革弊政則謂之紛更憂在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
涉于近倖貴戚則牢不可破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

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比爲戸
兵等部隨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拱俟數日未奉玉音
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旣非亦當明加斥責乃
留中不報視之如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儒朱熹有
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
則不敢一日居乎其位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上慰
留之然疏仍不下又數日健等復歷數政令十失而指
斥貴戚近倖尤切因再申前請上不得已始下前疏令
所司詳議健等知志終不行各上章乞骸骨不許旣而
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上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益切

卣初孝宗之末外戚慶雲壽甯家人及商人譚景清等奏請買補殘鹽至百八十萬引戶部尚書韓文條鹽政夙弊七事論殘鹽尤切孝宗嘉納未及行而崩即入上登極部中罷之侯家復奏乞下部更議文等再三執奏弗從竟如侯請于是內閣及言官復論之詔下廷議文言鹽法之設專以備邊今山陝饑寇方大入度支匱絀飛輓甚難奈何壞祖宗法致誤邊防景清復陳乞如故文等請執付法司事始已戶部疏中首論奸商壞亂鹽政即指景清也于是失利者以爲事始于文銜之尤甚

癸酉罷採寶石西珠時中旨傳采辦下戶部尚書韓

文請屏絶珍奇以養儉德從之　己卯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皆先後上疏乞致仕不許　三月甲申上幸太學釋奠于先師禮畢御彝倫堂祭酒司業進講畢還宮　乙酉錦衣千戶屠璋自陜西勘事還奏稱鹽池之役陣亡十八人亂馬川之役指揮張瑛中流矢死者又十八人今寇已出套東渡宜行一清督各鎭守臣隨宜區處時都給事中艾洪等劾太監陸誾御史劉璀等冒功掩罪而所報銜鋒三次當先之將士或身在京師而冒報名姓或令人頂替而妄作已功因及苗逵朱暉數奏失實璀等紀功之册宜行覆勘報聞俟查明酌處之

丁亥大學士劉健等言自開講以來不時傳旨暫免免者多以兩宮朝謁爲詞近又云擇日乘馬臣等愚見以爲乘馬等事似與講學兩不相妨至于慈宮問安往來不過頃刻且兩宮以宗社爲念見皇上勤于講學亦必喜動顏色今以頃刻之問安而廢一日之學業恐非所以慰慈顏承尊意也伏乞日勤聽講除舊例假日外其餘尋常之日不暫停免使臣等得以少効涓埃則聖德日隆聖治日新矣報可　先是正月天鼓鳴二月陝西地震星斗晝見于是六科給事中張文等十三道御史李鉞等先後上書請重輔導抑權幸清弊政末言劉

健等執奏鹽法等十事未及施行而薊州草場雖有查撥之命小民未得貲業大臣如南工部尚書李孟暘等之不職宣府巡撫都御史李進之失機都督僉事神英父子之贓罪皆未明正黜典弊之大者也詔下其章于所司　夏四月癸丑五府六部等衙門英國公張懋等合詞上疏其畧曰自古人君未有不以憂勤而興驕佚而壞者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成王初政周公作無逸以訓之誠見夫廢興之機于此焉繫不可以不慎也我太祖高皇帝百戰而得天下深懼後世溺于宴安故作皇明祖訓首謂守成之君當存敬畏以祖宗

憂天下爲心則能承受天眷若生怠慢禍必加焉貽謀之遠蓋與古人異世而同符也仰惟皇上嗣位以來日御經筵躬親庶政天下喁喁望治邇者忽聞燕閒之際留心騎射甚至羣小雜沓徑出掖門游觀苑囿縱情逸樂臣等聞之不勝驚懼昔漢文帝從霸陵欲西馳下峻阪袁盎諫曰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騁六飛馳不測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宋孝宗常規擊毬馬蹶季皇諫曰毬馬之事惟陛下所以習勞講武至于銜生之害積于細微銜橛之危起于所忽則不可不慎夫家累千金坐不垂堂蓋謂所託者重也陛下負託

之重豈但千金之子而乃自釋端拱之安以犯垂堂之險萬一御者蹉跌銜轡有失左右不及致力將如之何仰惟天縱聖明初無此念必左右近侍引之非道陛下不察而誤蹈之臣等實爲寒心況去歲以來災異迭見若復從事佚樂何以感動天心疏入上嘉納之是時上好微行故樾等言之尤切攷異法傳録載張樾等諫騎射于三月明書載上始微行丁丑月證之武宗實録在是月癸丑疏中所言皆微行騎射事也明史張輔傳言武宗即位與羣小狎遊懋率文武大臣諫其言皆切直然此疏諸書皆不載全文今据實録增

御馬監太監陳貴業陽以馬房屋宇傾圮奏欲開耕草場地以資修理費戸科都給事中張文等言我朝養馬仿周人牧師之制

于內侚民耕之外各營設置草場每夏秋收放縱其馳
逐馬大蕃息而武事以修所以尊國勢而防寇患也近
日錦衣指揮侍聽御馬太監錢能各緣父兄之故請草
場爲業既誤許之于是貴陽遂有此奏臣等考之正統
時提督人員有侵其地者英宗皇帝令改正戒再犯必
殺毋赦成化中太監李良都督李玉等又各侵苜蓿地
詔罰玉俸三月仍遣官覈實以正其經界近年太監畢
眞陸愷奏討香河等縣草場壽府仁壽宮奏撥永清等
縣草場給事中周旋查出先帝又令照數還官夫莫尊
于母后莫親于皇弟先帝不得而私之貴陽聰能何人

乃敢以香火爲請而留數百畝以修理爲詞而乞撥于
畝是欲以一時之私情而壞累世之成憲將必至于草
場蕩廢馬政空虛而後已武備削弱戎狄生心患莫大
焉乞絕其私請令原差科道官通行覈實辨別定界竝
揭累朝禁約之旨使知遵守不敢輕犯上是之仍令修
理工完即止　丁巳吏科給事中胡煜以災異上書其
畧曰臣聞變不虛生必有由致惟人主一心與天心相
爲感通苟不務勤學則無以正心修身夫一念之不純
一動之失中皆足以干陰陽之和故近古之君不但勤
于晝學而又選擇名儒夜直禁中不時召對所以防非

室欲爲持守身心之助也今陛下以英妙之年正力學之時暮夜既無召對之條晝日又鮮勤學之益雖曰日御經筵然儒臣之講未畢而已有鴻鵠之思凡席之讀未幾而倏興逸樂之想惟聞與近倖導諛者不時游玩雜巧滿目一暴十寒得之方微耗之已甚聖學如此何由緝熙光明伏望日新以清化源遠佞以端好尚又必選文學名臣侍從左右朝夕講誦以開廣聰明凡內外章奏悉付內閣大臣議定而行則憂勤惕厲之心勝宴安愉佚之志已正心以正朝廷何患天下之不治天變之不消邪下所司知之　吏部尚書馬文升請致仕許

之初文升承遺詔汰傳奉官七百六十三人詔留太僕李綸等十七人餘盡汰之既而中官王瑞復請用新汰者七人文升持不可給事中安奎刺得瑞納賄狀劾之瑞恚誣文升抗旨更下廷議皆是文升上終不聽文升因乞歸不許是時朝政已移于中官文升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推兵部侍郎熊繡可任繡不欲出外頗怏怏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劾文升徇私文升連疏乞休至是始得旨乘傳歸賜璽書優禮之〔攷異〕文升致仕實錄分書于三四兩月蓋連疏乞休至是始許之也據實錄敘仕歸在是月丁巳三編亦系之四月今從之

癸亥兵科給事中楊一渶以上好騎射時出微行上疏言人主不

可有他嗜好馳騾弓矢尤非所宜況深居九重出必清道豈易輕易游行秦皇巡幸變起副車武帝微行戒嚴柏谷蓋天下重器置之安處則安置之危處則危萬一不虞所關非細疏入下所司知之　丁卯以吏部左侍郎焦芳為本部尚書代文升也芳粗鄙無學識好嫚罵劉健謝遷諸正人皆惡之芳既積忤廷臣乃深結奄宦以干進上初即位廷議以國用不足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何況縣官諺云無錢揀故紙今天下多逋租匿稅不是撿索而但云損上何也上聞大喜至是文升去遂代之　是月南京祭

酒章懇乞致仕不許　文升之罷也言官邱俊石介等
薦南京吏部尚書林瀚上用焦芳乃改瀚南京兵部參
賛機務命未至瀚引疾乞休因陳養正心崇正道務正
學親正人四事優詔慰留尋及南京諸臣條時政十二
事語涉近倖多格不行　掌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隨
奏每歲熱審行于京師而不行于南京五歲一審錄詳
于在京而畧于在外請更定兩京內外皆一例從之
五月丙申　減蘇杭織造歲幣三分之半從工部尚書曾
鑑之請也時內織染局奏蘇杭織造上供錦綺爲數二
萬四千有奇鑑力請停罷乃有是命　兵部尚書劉大

夏乞致仕大夏以請汰鎮守中官及武臣不悅于上未幾又言鎮守中官如江西董讓薊州劉瑯陝西劉雲山東朱雲貪殘尤甚乞按治上皆勿問大夏自知言不見用遂連疏乞骸骨至是許之加太子太保賜敕馳驛歸給事中王翊張禴請留之吏部亦請如翊禴言不報

戊戌戒科道毋得挾私舉劾先是馬文升致仕廷議推補吏部御史王時中言銓衡重寄如閔珪劉大夏不宜在推舉之列戶科給事中劉蕋言別天下之賢才在公論寄天下之公論在科道若公論不明賢不肖倒置天下未有不亂者大夏官至二品不爲子乞恩歷官數十

年家不踰中人之產蓋亦一時之望而言者斷斷不可
是非之乖謬甚矣乞究治造言無實之人庶老臣得安
其位而行其志時閔珪亦連疏請休上慰留之乃有是
詔[攷異]事見明史劉涯本傳證之實錄即在大夏致仕之後而閔珪亦以四月請致仕此蓋爲留珪而發也今從之
甲辰諭戶部會各官議經制事宜先是總督倉
儲戶部侍郎陳清兵科給事中徐忱各疏言倉庫空虛
可慮給事中張文等亦以爲言于是尙書韓文會英國
公張懋等議謂京庫銀兩歲入者爲一百四十九萬兩
有奇以歲用言之給邊折俸及內府成造寶冊之類爲
一百萬兩餘皆貯之太倉以備餉邊急用故太倉之積

多或至四百萬少亦半之近歲所入以積欠蠲除虧于
原額而所出乃過于常數蓋一歲之用已至五百餘萬
兩矣今海內虛耗兵荒相仍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費
若非痛懲侈靡務爲減節豈能轉嗇爲豐以濟一時之
急邪因條具經制八事一崇節儉二裁冗食三節冗費
四贓罰解部五處置鹽法六清查積朽七錢鈔折銀八
清盤草場詔下所司詳究近年支用月漸增加多至數
倍之由及運送各邊銀兩已用未用之數並有可行長
策仍議處以聞　丙午擢兵部侍郎許進爲本部尚書
代劉大夏也進始起佐兵部兼督團營時劉瑾用事進

亦多委蛇徇其意而瑾終不悅方督團營時與瑾同事每閱操談笑指揮意度閒雅瑾及諸將咸服一日操罷忽呼三校前各杖數十瑾請其故進出權貴請託書示之瑾陽稱善內竊銜之

攷異許進代劉大夏爲兵尚事見明史本傳七卿表系之五月證之實錄則本月丙午也法傳錄憲章錄書召總制宣大右都御史劉宇爲兵部尚書又竝劉大夏致仕同系之九月皆誤也宇以明年四月代閻仲宇爲兵尚蓋進以是年十月改吏部而仲宇代之明年仲宇致仕乃以宇代之三年進以吏部致仕宇又代進證之明史進傳與七卿表相代年月皆合今據之

六月辛亥以內官監太監劉瑾提督十二團營　乙卯南京科道官牧相等奏請自今百司章疏若朝廷大政必由內閣六部而以公論付臺諫勿令徑從中出禮部覆奏謂

宜從其言上曰朝廷自有處置不省　辛酉禁吏民奢靡踰制　免陝西被災稅糧　是日大風雨雷震郊壇獸瓦庚午敕羣臣修省于是大學士劉健等上言自古人君以勤敬爲德怠荒爲戒伏覩陛下近日以來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游戲漸廣茲當長夏盛暑之時經筵日講俱各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何以消日且更有何事大于此者夫奢靡無度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戰鬥之象不可施于宮禁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

不達而此數者交褋于前臣等不勝憂懼疏入上曰自古帝王不能無過而貴于改過覽卿等奏具見忠愛之忱朕當從而行之一時廷臣以災異應詔陳言者禮部尚書張昇工科給事中陶諧禮科給事中葛嵩監察御史王渙吏部主事孫磐及六科給事中連名之張良弼十三道御史連名之熊卓等下內閣議于是健等上言臣等看得府部等衙門災異陳言各本詞意懇切有臣等所不及知者竊恐萬幾之繁不暇徧覽謹擇其所陳時政切要者恭錄以進請置坐隅分爲數類曰無單騎馳驅出入宮禁曰無頻幸監局泛舟海子曰無事鷹犬

彈射曰無納內侍進獻飲膳伏望朝夕觀省以成聖德報聞。【攷異】事見明史劉健傳傳中所言錄廷臣所陳時政切要者不著姓名亦不言何時所陳今證之實錄自劉健等以下府部臺諫皆以災異應詔陳言下之內閣健等因條錄其切要者以進即張昇等諸人之疏也今參健傳並武宗實錄統系之庚午下

丙子南京暴風雨雷震孝陵白土岡樹

秋七月己卯以夏儒爲錦衣衛指揮使尋進中軍都督府同知時上將大婚儒皇后父也

辛巳減光祿寺供奉時國用不足給事中張文等疏請節用戶部集議謂韓文等所言冗食冗費宜令光祿寺查看每年所徵廚料及內外近侍官員每日所費酒饌有不急之用悉從減省得旨准行于是該寺會計膳羞供應視

宏治元年日增一倍禮部言日費如此歲費益多宜令
開具凡昔無而今有者去之昔少而今增者減之必使
仍復舊規以紓民力而充國蓄詔從之　壬午南京六
科給事中李光瀚等因災異言事謂災異所見大都陰
盛陽微意者戎狄宦官之應如北寇屢犯邊疆而太監
苗逵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無功冒賞實足啟戎心
而輕中國大學士劉健等所陳鹽法邊功利害切中不
報而太監高鳳李榮納賂招權顛倒國是將使老臣不
安其位乞追奪逵等賞賜裁抑鳳等權寵然後精選內
外主將親信內閣大臣議其興革之當先務者十三道

御史陸崑等亦以爲言竝請裁革新添南京守備內臣廣開言路屏絕宴遊騎射疏入俱下所司知之　癸未戶部尚書韓文復會英國公張懋等議覈近年支用加增之由及再陳可行長策言臣等追維其故銀兩之用由于京軍屢出調度頻繁山陝饑荒供億加倍往者孝廟登極賞賜悉出內帑戶部止湊銀三十餘萬兩今則銀一百四十餘萬皆自戶部出矣往者內府歲造金冊皆取諸內庫今則戶部飭進過一萬四千八百餘兩矣往者戶部進送內庫銀止備軍官折俸今則無名賞賜無益齋醮皆取而用之矣此銀費所以日增也招收投

兒之匠傳歷乞陞之官役占影射之罪皆貪緣權貴嚚
公營私或臣下建白而裁革不行或方行裁革而旋復
仍舊深根滋蔓潛耗京儲此冗食所以日增也光祿寺
供應每告不敷內監局工作略無停息至如玉帶蟒衣
一概濫賜其他瑣屑不能枚舉此冗費所以日增也伏
望陛下深懲夙弊俟諸司查奏至日應裁革減省停止
者卽賜施行其各邊解送銀兩已用未用數目及有無
冒支侵耗之弊宜行各邊巡按御史清查造册以憑追
繳至可行長策則各處稅課司河泊所及山場湖陂田
土或被奸民侵占或係王府舊嘗陳乞爲業者盡取還

官召人佃種如例徵租解庫備用而沿邊屯田昔年禾黍盡入荆榛宜勑各邊總制會同巡按督同巡守管屯等官清查舊有及新增頃畝除已給軍領種外召人佃種如例徵銀或增或減便宜行之以此數事亦可稍助公家之費上曰然屯田積穀乃餉邊上策前代及國初太祖成法昭然可攷今沿邊及遼東屯田其擇御史能者分行踏實督率實效不可虛應故事　戸科都給事中張文給事中劉菃薛金等以灾異應詔陳五事一謹内批謂邇者中外請乞直從批荅無不賜准其爲各科參論或諸司執奏者一切報罷是非不一事理乖舛書

而不法後嗣何觀請謹嚴以杜罔上行私之漸一裁冗員謂內臣遷改增添紛然襍出如劉杲吳祺等之兼督倉場溫祥范亨等之躐進司禮余慶黃準等之同守南京官多事擾乞通查裁省以遵明詔一節恩禮謂貴戚宗藩比多請乞如駙馬崔元林岳建昌侯張延齡之乞田土崇府德府之奏子粒徽府之撥屯地蜀府之買引鹽宜一切停止以拯民窮一肅京儲謂京通倉提督太監蔡用等欲將已革驪夫囤基各色錢物仍追收備用奏賜俞允歲計銀七萬四千兩其它巧取固可類推乞貸之法以儆奸貪一清牧地謂頃議清查馬房草場地

土以餘畝空閒委棄可惜與其為小人壑欲之資孰與助邊方萬一之急而太監甯瑾陳貴等奏蒙停免仍留牧放以便已私乞申前命差官清查仍寘瑾等于法以戒將來疏入忤旨貴文等具狀自劾文等復執奏如初但以言之戇率請伏罪詔姑宥之仍罰俸各三月　己丑夜有星見紫微西藩外如彈丸色蒼白越數日有微芒見參井間漸長二尺如帚西北至文昌欽天監奏言恐日久不消為咎非淺蓋彗之漸也　庚子夜彗星見光流東南長三尺越三日壬寅長五尺許掃下台入太微垣也攷異據三編庚子是月二十三日蓋是月戊寅朔實錄書庚子則云青州府諸城縣彗星見有光

流東南云云謹之明史五行志皆不言起于青州今仍據三編書之是時八黨竊柄朝政日非災異迭見于是南京御史陸崑偕同官上疏極諫其畧曰自古宦豎欲擅主權必先蠱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志以極耳目之娛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陛下嗣位以來天下喁然望治乃未幾寵倖閹寺顛覆典刑大監馬永成魏彬劉瑾傅興羅祥谷大用輩共爲蠱惑日事宴游上干天和災祲數告廷臣屢諫未蒙省納若輩必謂宮中行樂何關治亂此正奸人蠱君之故術也陛下廣殿細旃豈知小民窮簷蔀屋風雨之

不庇錦衣玉食豈知小民祁寒暑雨凍餒之郛𧺝馳騁宴樂豈知小民疾首蹙額赴訴之無路日者雷震郊壇彗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價𢿱貴京城盜賊横行可縱情恣欲不一顧念乎伏望側身修行屏永成輩以絶亂源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治疏入上不省　是月司禮監傳旨以大婚禮需銀四十萬兩先是尚書韓文以上即位後山陵大婚及賞賚需銀一百八十萬兩有奇部帑不給請先發承運庫詔不許文又請賞賚自京邊軍士外請分别給銀鈔稍益以内庫及内府錢並暫借勳戚賜莊田稅而敕承運庫内官核所積金銀著

之籍且請罷諸不急費上不欲發內帑命文以漸經畫
王昱文以戶庫空虛請先發十萬兩因言海內虛耗加
以水旱頻仍邊儲缺乏皇上初服宜慎儉德懷永圖禮
有定制非臣下所敢輕議然百凡賞賚必酌時宜從省
約庶幾以身示樸由近及遠而財用以充監察御史趙
佑言左右以婚禮為名將肆無厭之欲計豈鉅萬而不
敢阿閣臣避怨而不敢爭用如泥沙坐致耗國不孝與
師旅饑饉將何以為計哉其後有詔得減四之一八
月乙卯命內官監崔杲等往南京織造綵粧緞匹工部
尚書曾鑑言皇上嗣位詔停織造德音方布何乃輙復

沮之今東南水旱相仍生民失業況綵粧緞一匹用數十人之工踰半年而後可完夫服以彰德賞以酬勞賞之有節則得之者寶藏珍重以為奇濫則亦以尋常視之耳伏望躬行節儉裁抑賜予勿使重困地方六科給事中陶諧等十三道御史杜旻等亦以為言不聽（攷異南京織造之遣據明史本紀在八月乙卯與實錄同三編列之九月者攷之實錄杲等因織造奏討長蘆鹽引故陶諧杜旻等以為不可許且并請停織造三編蓋牽連並記耳今據實錄分書之）

戊午立夏氏為皇后

丙寅劉健等言視朝太晏近者兩月以來或至日高數丈侍衛執役人等不能久立俱縱橫坐卧棄杖滿地四方朝見官吏外國朝貢使臣疲于久候非但

精神困倦抑且廢時誤事夫早朝乃人君首務天下觀瞻于此焉繫況當天變民窮之日恐懼修省猶恐不及若君怠于上臣荒于下太平之治何以能成臣等叨膺重寄憂切于中誠恐聖心別有所繫妨誤不小故敢冒死上陳上曰知之矣尋又以災異上言人君所畏惟天惟祖宗皇上紀元之初天變迭見所以仁愛警戒者至矣祖宗之制每日早起祝天拜廟然后視朝遇節日忌辰因事祭告必親自行禮近來每遣親王代行似于尊祖敬宗之義有所未盡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中世雖以日易月亦止行之宮中今先帝大喪小祥未久雖大昏

事重吉禮告成而思慕之誠自不能已向嘗屏去鷹犬停止騎射小大臣民莫不欽爲聖德近者傳聞或有羣小引誘造成玩器深夜之際廣爲游樂萬一有之似于諒闇之禮有所未合前代之典凡遇天變必減膳撤樂今當修省之時而爲怠荒之事似于敬天之義有所未安況視朝日遲午奏多至日暮誠恐起居無常寢膳失節以致耗費精神妨誤政事伏望敬天勤民節財省役進賢去佞賞功罰罪庶幾民心可慰而天意可回上曰卿等所言皆爲朕憂國憂民之事朕當從而行之然羣小錮蔽日深不能改也　是月致仕吏部尚書王恕上

言自古明王之治天下良臣之輔太平其嘉謀讜論之大要無過乎大公至正而已如發號施令進賢退姦賞善罰惡安邀治內與凡一切政務必須處之得其公正然後可以服人心而成善治至如嚴軍法以肅邊境裁冗員以節財用重官爵以惜名器禁僭侈以化民風存羨餘以備不虞給民業以均貧富皆今日致治保邦之急務也老臣無以報國輙効愚直以仰副陛下詢謀求治之盛心伏惟采而行之臣死且不朽先是上登極覃恩遣使賫敕存問且諭以有嘉謀讜論毋有所隱故恕有此奏云　九月戊寅上御經筵先是經筵既開以暑

月停免至八月大學士劉健等以爲請而是時上方大
婚命俟九月至是司禮監復傳旨欲免午講健等以先
帝故事日再進講且四書尚書聖賢之大道固當先務
若通鑑大學衍義皆指陳治道之書不可不講伏乞聖
明少留數刻令臣等照舊每日二次進講庶幾諸保傅
之責以免曠職之愆諭以知之然卒力爭不可得 中
官崔杲等督織造將之南京奏乞長蘆往年支剩鹽一
萬二千引上欲許之給事中陶諧徐昂御史杜旻邵清
楊儀等先後諫尚書韓文等言鹽課之設專備邊餉與
織造無干成化宏治年間弊端始開先帝深知其害卽

已停止近登極詔書復申其禁今若允杲等所奏是詔為虛文何以令天下請並織造停之如詔旻等所言不允劉健等復言之上召健等至煖閣面議頗有所詰問健等皆以正對上不能難最後厲色曰天下事豈皆內官所壞朝臣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因命監引悉如杲請健等退再上章力言不可上自愧失言乃俞健等所奏一時中外咸悅以上庶幾改過于是健等始有去八黨之計　冬十月丁巳大學士劉健謝遷等戶部尚書韓文等請誅太監劉瑾等不果瑾自以內官監兼督團營漸見信用日與馬永成等進鷹犬歌舞

角觝之戲導上佚游又勸上令塡守內臣各進萬金奏置皇莊增至二百餘所畿內大擾健等謀去之連章請誅瑾等皆留中不報會給事中陶諧御史趙佑等交章論劾章下閣議健等持之甚力先是尚書韓文以八黨用事每朝退與僚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進曰公泣何爲比諫官疏劾諸奄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臣固爭去八人易易耳文捋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縱事勿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報國卽令夢陽草疏旣具文讀而刪之曰是不可文文恐上弗省不可多多恐覽弗竟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其畧曰臣等伏覩近日

朝政日非號令失當中外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邱聚劉瑾高鳳等造作巧偽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俳優雜劇錯陳于前至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甯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攸占恐非吉兆緣此輩細人惟知蠱惑君上自便其私而不知昊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虀粉若輩何裨于事竊觀前古奄宦誤國爲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其明驗也今永成等罪惡彰彰若縱不治將來益無

忌憚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奮乾綱割私愛上告兩宮
下諭百僚明正典刑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祚疏
入上驚泣不食乃遣司禮中官李榮王岳等至閣議一
日三反欲安置之南京遷以為處之未盡欲遂誅之健
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
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于是健遷聲色
俱厲惟李東陽語少緩王岳者素剛直嫉邪慨然曰閣
議是具以健等言白上八人者乃大懼以瑾尤巧佞很
戾敢于為惡乃謀使瑾入司禮監執事權以為脫禍固
寵計謀既定會焦芳徹聞閣中議遣人馳告瑾謂健將

以明日約文及諸九卿伏闕面爭而岳從中應之于是八人者夜伏上前環泣以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磔餧狗矣上色動瑾進曰害奴儕者王岳也上曰何故瑾曰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此上大怒立命收岳擢瑾掌司禮監永成大用掌東西廠各分據要地詰朝事遂中變　戊午大學士劉健謝遷致仕是日韓文等方再請誅瑾等忽有旨召諸大臣入至左順門健迎謂曰事垂濟公等第堅持尚書許進曰過激恐生變健不應有頃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

艮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遽寘于理幸少寬之上當自處耳衆相顧無言韓文乃抗聲數八人罪侍郎王鏊助之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榮曰上非不知第欲少寬之耳鏊直前曰設上不處奈何榮曰榮頭有鐵裹邪敢壞國事遂退于是健遷即日求去東陽亦繼之故事輔臣乞休必俟三四疏乃允瑾等惟恐其去之不速又見上屢以逆耳獻之遂矯詔聽健遷致仕歸而獨留東陽岳謫充南京淨軍瑾復遣人追殺之于途于是中外大權悉歸于瑾文臣之禍自此始矣攷異據明史紀傳及崆峒集所記皆丁巳戊午連日事丁巳則韓文等請誅劉瑾之日戊午則劉健謝遷致仕之日中間擢劉瑾掌司禮監馬谷二人分掌東

西厰則在丁巳之夜戊午之朔盡處分旣定而後召諸大臣等示以自處之諭故健等知事已變乃請致仕書所記次序不明今參實錄書之健等致仕卽在是日紀中特著之證之實錄則瑾等矯詔許之故事輔臣乞休以下數語皆據實錄增入

己未李東陽復請致仕詔慰留之先是請誅瑾等疏相傳以爲東陽秉筆後以閣議少緩故不及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泣爲使當日多出一語與我輩同去矣東陽嘿然考異健等請誅劉瑾之疏明史稿系之八月下所謂留中者是也十月丁巳之疏則韓文率九卿請誅瑾而閣臣力持之紀中以爲劉健等主之者是也健等之劾主稿者東陽文等之劾不主稿者李夢陽故東陽秉筆之語明著之實錄中諸書不載今據增至于東陽之留人亦幸其留則似後修實錄之曲筆也今不取

壬戌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侍郎王鏊兼翰林學士並

入內閣預機務初許進輩以年資推芳入吏部劉健不悅曰老夫不久歸田此坐即焦有恐諸公俱受其害耳及是果附劉瑾謀柄政而廷議獨推鏊瑾迫公論令鏊與芳同入閣芳裁閣章奏一阿瑾意鏊雖持正不能與之抗事有不可與東陽彌縫其間多所補救東陽雖居首輔嘗委蛇避禍芳嫉其位己上日夕構之于瑾會通鑑纂要成瑾以謄寫不謹欲因以爲東陽罪東陽大窘芳爲解乃得無事　戊辰奉部停免日講大學士李東陽等上言先帝初年日講恒至歲暮皇上去年亦至十二月十四日方止況今冬節甚遠天未甚寒停止講讀

似乎太早伏乞收回成命仍舊日講不納　己巳大學士焦芳辭吏部印許之芳貲欲兼掌部印專進退百官之權以東陽勸之乃辭自是彌不悅（攷異據明史七卿表芳入閣仍掌吏部印此初命也證之實錄則芳辭吏部纂之諸書不載今據增）

癸酉戶科給事中劉菃刑科給事中呂翀抗疏請留劉健謝遷其畧言二臣不可聽去者有五孔子稱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爲難二臣皆先帝所簡以遺陛下今陵土未乾無故罷遣何以慰在天之靈不可一也二臣雖以老疾辭實由言違計沮不得其職而去陛下聽之亦以其不善將順非實有意優老也在二臣得去就之正在陛下有棄老

臣之嫌不可二也今民窮財盡府藏空虛水旱盜賊星
象草木之變迭見襍出萬一禍生不測國無老成誰與
共事不可三也自古剛正者難容柔順者易合二臣既
去則柔順之人必進將一聽陛下所爲非國家之福不
可四也書曰狃遺壽耇健等諳練有素非新進可侔今
同日去國天下將謂陛下喜新進而厭舊人不可五也
不聽先是給事中艾洪劾中官高鳳姪得林營掌錦衣
衛諸疏傳至南京爲守備武靖伯趙承慶所得應天尹
陸珩錄以示諸僚兵部尚書林瀚聞而太息于是給事
中戴銑御史薄彥徽率南京科道官合疏言元老不可

去宦豈不可任劉瑾大怒遂矯旨逮銑彥徽等並蒞翀洪俱下詔獄南京都御史陳壽抗章論救勒致仕

攷異 事見明史劉蒞及呂翀傳中實錄但載翀名蓋翀居首又據翀傳爲翀主稿故五不可之疏列之翀傳下仍據實錄也三編亦據明史並類記南京科道疏證之實錄皆在同時被逮中今據書之

是月改許進爲吏部尚書踰月以閻仲宇代爲兵部尚書

攷異 許進改吏部在丁巳戊午之後數日而崆峒祕錄有吏部尚書許進過激恐生發之語弇州攷誤謂彼時爲吏部尚書者焦芳也進初拜兵部尚書非本頭也空同身與北謀誤稱焦爲許紀事之難如此今謂焦芳已洩閣議至此方欲藉以擠健等必不肯作此緩頰語蓋夢陽偶誤訖兵部爲吏部耳憲章錄記進語尤詳進言此輩得疎斥足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既而果貽搢紳數年之禍云云据此則過激生變之語實出進口且憲章錄明言兵部尚書許進不言吏部其非專据祕錄明矣附識于此

劉瑾之亂政也時欽天

監五官監候楊源故御史瑄之子也上言自今年八月初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不止大角天王之坐心宿中星天王正位也俱宜安靜今乃動搖其占曰人主不安國有憂意者陛下輕舉逸游弋獵無度以致然也又北斗第二第三第四星明不如常二爲天璇后妃之象后妃不得其寵則不明廣營宮室妄鑿山陵則不明三爲天璣不愛百姓驟興征役則不明四爲天權號令不當則不明伏願陛下祗畏天戒安居深宮絕嬉戲禁遊畋罷騎射停工作申嚴號令毋輕出入抑遠寵倖裁節賜予親元老大臣日事講習以修聖德而弭災變疏下禮

部尚書張昇等稱源忠愛報聞　十一月癸卯冬至節
以大喪未畢免朝賀　甲辰戶部尚書韓文罷時劉瑾
恨文甚日伺文過不得及是有以僞銀輸內庫者遂以
爲文罪詔降一級致仕給事中徐昂疏救中旨責其黨
護遂落文職並除昂名又譴及戶部郎中陳仁並坐文
罪謫文出都門乘一騾宿野店而去瑾又憾李夢陽代
文草疏踰月亦謫山西布政司經歷勒致仕　十二月
丁巳太監李榮傳內旨六科給事中俱令守科日至酉
乃出仍令錦衣衛直指揮不時點閘違者以名聞其奉
京差非遠出者亦如之　乙丑謫兵部主事王守仁爲

龍場驛驛丞時劉瑾矯旨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論救瑾怒廷杖四十遂有是謫龍場居貴州萬山中苗獠雜處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為屋以棲守仁攷異文成謫龍場驛丞諸書多系之明年正月證之實錄乃是年十二月乙丑也劉健謝遷之罷在十月劉蒨等論救卽在其時文成之得罪又因救劉蒨等而年譜乃作元年十二月恐傳寫者誤脫十二字耳今據實錄

丁卯景帝后汪妃薨禮部議疑其禮學士王鏊曰妃廢不以罪宜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乃命輟朝致祭如制

癸酉詔除曲阜孔氏田賦初正統初令訪求孔氏後裔之在浙江者洎宏治之末衢州知府沈杰始訪得孔洙之六世孫彥繩請授以官至

是援彥繩翰林五經博士于孫世襲杰亦言其先世祭
田徵稅日重請改輕則以供祀費于是竝減衢州祭田
之稅自是孔氏有南北二宗云　甲戌罷工部尚書楊
守隨左都御史張敷華韓文等之罷也言官論救者皆
得罪守隨憤甚乃上疏極論之曰陛下嗣位以來左右
近臣不能祗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而更張之譖誣先
朝碩輔而剗汰之天下嗷嗷莫措手足內臣劉瑾等八
人奸險佞巧誣罔恣肆而瑾尤甚日以荒縱導陛下禁
內鼓鉦震于遠邇宮中火礮辟徹晝夜淆褻尊卑淩夷
貴賤引車騎而供執鞭之役列市肆而親商賈之爲致

陛下日高未朝漏盡不寢此數人者方且竊弄威權詐
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邀阻封章廣納貨賂傳奉
冗員多至千百招募武勇收及孩童紫綬金貂盡寄爪
牙之士蟒衣玉帶濫授心腹之人附已者進官忤意者
褫職內外臣僚但知畏瑾不知畏陛下夫太阿之柄不
可授人今陛下于兵刑財賦之區機務根本之地悉以
委之或掌團營或主兩廠或典司禮或督倉場大權在
手彼復何憚于是大行殺戮廣肆誅求府庫竭于上財
力殫于下武勇疲于邊上下胥讒神人共憤伏望大奮
乾綱立寘此背重典遠鑒延熹之失毋使臣蹈蕃武已

覈之轍疏人瑾銜之次骨先是廷臣之論殘鹽也中旨詰是何大事守隨語韓文曰事誠有大于是者于是文遂偕九卿伏闕論八黨實自守隨啟之及廷臣交論瑾等內閣力主之上猶豫未決敷華乃上言陛下近日政令與詔旨相背行事與成憲交乖致天變上干人心下拂今給事中劉茝御史朱廷聲徐鈺等連章論列但付所司英國公懋與臣等列名上請但云朕自處置臣竊嘆惑請畧言時政之弊如四十萬庫藏已竭而取用不已六七歲童子何知而招爲勇士織造已停傳奉已革尋復如故鹽法莊田方遣官清核而奏乞之疏隨間監

督京營塡守四方者一時屢有更易政令紛挐弊端滋蔓夫國家大事百人爭之不足數人壞之有餘願陛下審察疏入不報已而朝事大變宦官勢益張至除夕忽傳旨敕華與守隨俱致仕然瑾等之憾猶未釋云事見攷異

明史楊守隨張敷華本傳三編二人致仕同列之十二月据守隨傳二人致仕同在除夕今據之是月三十日蓋甲戌也　是月以戶部侍郎顧佐代韓文爲本部尚書

晉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焦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王鏊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